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七十六回 狄希陳兩頭娶大 薛素姐獨股吞財

這個團躋，甚麼東西！又不風病，非關氣迷。翁姑罔婦，夫子不妻。潑悍彌甚，凶狠窮奇。
建齋咒罵，魔鎮施為。獠獠震怒，搥眼過皮。
瞽叟毀罵：淫婦歪私！且當果報，阿鼻泥犁。

狄希陳下了定禮，叫銀匠薛和同打造首飾，叫裁縫劉一福裁制衣裳，叫珠花匠邱煥穿珠結翠花：各色催趨齊備，看就十月十八日卯時迎新人過門。

狄希陳望眼幾穿，喜得十月天時光易過，轉眼到了吉期。狄希陳公服乘馬，簪花披紅，童寄姐穿著大紅■絲麒麟通袖袍兒，素光銀帶，蓋著文王百子錦袱，四人大轎，十二名鼓手，迎娶到寓，拜天地，吃交巡酒，撒帳，牽紅，都有李奶奶合駱校尉娘子照管，凡事都也井井有條。三日前，喜得用了十二兩銀子買了一個丫頭，十二歲，生得甚是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生性又甚伶俐，伺候與寄姐使喚，取名叫是「珍珠」。

狄希陳甚是得意，以為寄姐過門，諸凡或不希罕，得這們利便丫鬟，無有不中意之理。誰知寄姐一進門來，看見珍珠，不知甚麼緣故，就如仇人相見一般。就是珍珠見了寄姐，也只害怕不敢上前，只願退後。晚間睡覺，就捻出在外間地上打鋪，不許在房中宿歇。寄姐三日回門，也不帶他回去，沒奈何叫他端遞茶水、倒馬桶、鋪炕疊被，寄姐別轉了頭，正眼也不看他。每日如此。狄希陳也不曉的是甚因緣。細問寄姐，連寄姐自己也不知所為，只是一見了他，恰象與他有素仇一般，恨不能吞他下肚裡去。狄希陳雖與寄姐如魚得水，似漆投膠，萬般恩愛，難以形容，到只為這珍珠一事，放心不下。

一日，狄周從家裡回來，拿了二百兩銀子，做的冬衣，說狄員外因調羹生了一個兒子，素姐故意在他窗外放炮仗，打狗拿雞，要驚死那個孩子，又與調羹合氣，說是孩子不是他公公骨血，是別處羅了來的；狄員外因此受氣，得病不起，勢甚危急，銀子便是擄來，叫且不要挖選，即刻回家，好圖一見，如去的稍遲，家事便不可保。有相大舅的書在此。

狄希陳看了他母舅的書信，大約與狄周所說相同。狄希陳即刻到董家與他丈母商議。董奶奶道：「天下的事再有那件大似這個的？既親家得了重病，姐夫就該晝夜兼行；萬一尚得相見，免得終天之恨。事在不疑。」即忙收拾行李，叫狄周往驛店裡顧員長驛，托丈母將寄姐合珍珠並一切帶不了的衣服俱照管回去，留下了幾十兩銀子與寄姐攪用，別的餘銀交寄姐收貯，等選官時好用。次早，別了寄姐，辭了董李二位奶奶，算足了房價，帶了狄周、小選子、呂祥飛奔回去。

狄員外打發狄周行後，素姐時時毆作，狄員外常常發昏，請了相大舅保護狄員外，又請了相大妗子保護調羹。可的這科相於廷中了鄉試，自己家中又甚是匆忙，望狄希陳來到，巴的眼中滴血。看看的狄員外病勢一日重似一日，相大舅道：「外甥又等他不到，姐夫的病又日漸加增，舊時只有外甥一人，不拘怎樣罷了；如今又添了這個小外甥兒，這家事就該分令的了。如今不趁你有口氣兒做了這事，萬一外甥趕不到，你一口氣上不来，這事後來不妥！」

誰知相大舅屋裡說話，素姐逼在窗外句句聽得甚真，就在窗外發作道：「我一生專惱的是這扯臭淡！俺姓狄，你姓相，怎麼俺的家事用著老相來管！脫不了只俺一個兒，那裡還有三窩兩塊！甚麼是有了小外甥兒，這家事就該分令！你知道這點雜種是張三李四趙六錢七的，就認做你的外甥！他們做孩子，料你替他們墊腰來，你知道這們真！家事產業都是我的，誰敢分我一點兒！」

相大舅道：「外頭髮話的是誰呢？」素姐道：「是我呀！」相大舅道：「是外甥媳婦子麼？怎麼這們撒野！你公公說受了你的氣得病不起，我還不信。你原來這們放肆！你說孩子不是你公公的，你就指出來說是誰的！」素姐道：「俺這們年小的人，還不會生個孩子，沒見死不殘的老頭子會生孩子哩！」相大舅道：「通不是人，合他說甚麼話！」素姐道：「是話也罷，不是話也罷，你只公同著寫個文書給我。家事房產都是我的，不相干的人一縷線也分不出我的去！調羹叫他挾拉著雜種嫁人家，我不留他在家丟醜敗壞的！我看這意思也成不的了，把各門合櫃上的鑰匙拿來給我！」呼呼的自己跑進狄員外房裡，端皮箱、抬大拒，探著身子往牀裡邊尋鑰匙。調羹氣的在暗房裡怪哭，哭的孩子又沒了奶，狄員外在牀上氣的象牛一般怪喘。相大妗子解勸調羹，相大舅解勸狄員外，恨不得把狄希陳一把手搵到跟前。街上一個打路莊板的瞎子走過。相大舅叫他進來，與狄希陳起課，說是「速喜」，時下就到。相大舅打發了瞎子的課錢。

河道軍門差官與相於廷掛扁豎旗，相大舅與相大妗子又要回自家照管，又不敢放心去了，恐怕素姐毒害調羹母子。正在作難，恰好狄希陳從京來到，父子相逢，狄員外倒也喜了一喜。相大舅把狄員外合調羹母子俱交付了狄希陳，俱回自己家去。

素姐罵狄希陳道：「只說你在京裡作了孽，著立枷枷殺了！你不來家，不著我破死拉活把攔著這點子家事，邪神野鬼都要分一股子哩！你知道你又得了兄弟了？一年羅一個，十年不愁就是十個！你來了好，我只有你手裡情面圖家事，有人分我一點，只合你算帳！你前生今世的娘合你那老子，也只在你身上替我打發的離門離戶！你要留著他，你就合他過，把我休了家去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你悄悄的罷，緊仔爹不得命哩！看爹聽見生氣。」素姐道：「我怕他生氣，我就不說了！我正待叫他生氣哩！依著我的主意，那管只不叫他留下這禍根不好來？百當叫他桶下這羔子，恨不殺人麼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你說的是，咱慢慢商議。我依著你就是了，你也依我件兒，爹這們病重，你且是百的別要做聲，有你說話的時候哩！」

狄員外牀上聲喚，狄希陳忙進房中。狄員外似待合狄希陳說話之意，又怕素姐偷聽，將手往外指。狄希陳往外張，看素姐正在窗戶台上伏著聽哩。狄希陳扭了扭嘴，狄員外就縮住口沒言語。狄員外雖因狄希陳已回，病覺略有轉頭，畢竟有了年紀的人，不禁嗝打，幾場氣，病勢入牀理，不過挨日子而已。狄希陳通在狄員外房中宿臥，調羹也滿月出了暗房，只是素姐時刻防閒，狄員外有話也不能吩咐。白日相大舅在房，素姐不肯離窗外一步；晚間相大舅回家，素姐就在外間睡覺。

一日，素姐茅廁解手，狄員外把小玉蘭支調開，說道：「調羹母子，你看我務要保全。西房稻子囤底下，馬棚後頭石槽底下，有你過活的東西。」這幾句話剛只說了，素姐解手回來，見狄希陳兩隻眼擦得紅紅的，叫小玉蘭又沒在跟前，又見調羹也在狄員外房內抹眼。素姐把狄希陳叫到外間，再三在審問：「你們背後算計甚麼！好話不避人，為甚麼支出小玉蘭去了，您都擦眼抹淚的？你招承就罷了，不招承，我合你成不的！」

狄希陳把腳在地上跺了兩跺，叫喚了兩聲，說道：「天爺，天爺！一個老子病的待死，連話也管著不叫說一聲，要這命做甚麼！你倒與我個早快性罷！」素姐道：「你看！你倒沒怎麼的，他反跳搭起來了！」一手將狄希陳彩翻在地，拾起一個小板凳來，沒頭沒臉的就打。虧不盡相大舅一腳踏進門來，連說：「了不的！通是反了！」他還打了好幾下子。

素姐外邊嚷鬧，狄員外房中叫喚了幾聲。可憐做了一世好人，叫這惡婦送了老命，嗚呼哀哉！狄希陳方狠命的掙脫了，跑到房中，合調羹與狄員外妝裏，又叫相大舅把小孩子抱到家去，尋奶子喂，防備素姐陰害。素姐且不披頭變服，慌獐獐抬箱倒櫃，翻銀子、尋銅錢，又走到調羹房裡抄沒他的衣物，又要摔死他的孩兒。幸得調羹所有的東西，所生的孩子，都得空子運到相大舅家收藏，給了個「烏鴉閃蛋」。相大舅主持叫也不必閉喪，排十三日同老狄婆子一同出殯，狄員外的遺命也是如此。建齋超度，開墳出喪，諸凡都也齊整，不必細說。

出過喪，謝畢了紙，素姐立逼調羹改嫁。調羹說道：「我沒的戀你這等好人。我還不改嫁了，離了你的眼睛！但我原是京師人，你既將軍來，還要領軍去。你著人送我回京，任我嫁人便罷；你要我嫁在這邊，我至死不依！」素姐道：「我恨不得你離了這地！我情願著人送你回去。但那孩子務必要留下與我。」調羹道：「你既說孩子不是你家種子，留他何用？你要留下孩子，我情願把命留下與你！」素姐道：「你要抱了孩子去，我也依你。」

狄希陳又故意的與調羹合氣，捻他起身。調羹使性跑到相大舅家中存住。狄希陳推了別的事故，常到相大舅家看望娃娃，說道：「爹也病的重了，不曾替這小兄弟起個名字，每日只叫他『娃娃』。」調羹道：「已替他起有乳名，叫是『小翅膀』，說是與你做羽翼的意思。」狄希陳將素姐曉得的莊田房屋都自己留用，但是素姐不知道的，都央相大舅父子作了明甫，都分與了小翅膀，就央相大舅與他收租照管。狄希陳自己立了主意，也要送調羹到京，叫狄周兩口子護送，與了他三百兩銀子，把童奶奶買房子，就請童奶奶合調羹寄姐同住。「我也就要推故起身，不在家中受罪。」回來對素姐面前，只說他嫁人去訖，小翅膀就半路沒了。狄周果然一一從命，連媳婦都留在京中，只說害病死了。

狄希陳打發調羹出了門，狄周媳婦又做了「調虎離山」，所以那終日受苦是不消提起，只這一日早晚的飯食通也沒人照管。素姐待做，便叫小玉蘭上灶做飯，做的半生半熟，齷齪的又不下口；不待做，買些燒餅點心，嚥在自己肚裡，也不管狄希陳吃飯不曾。後來小玉蘭年紀到了二十多歲，不替他尋個漢子，財氣的背主走了，越發「和尚死了老婆，大家沒」。狄希陳竟似沒有家業的窮人一般，一日三餐，一月三十日，倒有二十九日半在他母舅家過活，弄得家裡通似孤魂壇一樣孤換。僱個老婆子來做飯，不是主人嫌他，便是他嫌說人，朝來暮去，朝去暮來，也不知換了多少。鐵桶這般人家，只是去了兩個有福之人，來了一個作孽之種，攪亂得眼看家敗人亡！

狄希陳把地土租了與人，叫人納租與素姐攬用；托了喪問欠人帳目無錢可還，要糶稻子變錢。糶到囤底，支開了狄周，自己摸那底下，摸出八十封銀子，每封五十，共是四千。托了事故，只說來的促急，不曾赴吏部給假，還得回去打點，收拾行裝，將那四千兩銀都打成馱子，擇日起身。素姐與漢子原無恩愛，又喜歡打發他不在跟前，便於放肆，所以也巴不能夠叫他遠去。臨行作別，脫不了沒有甚麼吉利好言相送，不必煩瑣。

狄希陳依舊帶了狄周、呂祥、小選子一同進京。尋到翰林院門口，知道童奶奶買了房子，搬到錦衣衛街背巷子居住。尋到那裡，果然一所小巧房屋，甚有裡外，大有規模，使了三百六十兩價銀。調羹母子、童奶奶娘女、小虎哥、狄周媳婦、小珍珠，都在一處居住。小翅膀漸會說笑，吃的白胖一個娃娃。問小玉兒，說已嫁人去訖。一家熱熱鬧鬧，和和氣氣，倒似有個興旺長進之機。

過了幾日，狄希陳要在兵部窪兒開個小當舖，賺的利錢以供日用，賃了房屋，置了傢伙，叫虎哥辭了長班，合狄週一同管鋪掌櫃，狄周娘子住在鋪中做飯。後來虎哥娶了媳婦，也就住在店後掌管生意。狄希陳發了一千本錢，虎哥伶俐，狄周忠誠，倒也諸凡可托。

相於廷赴京會試，就在狄希陳家安歇。狄希陳推了相於廷在京，只說合他作伴，也不回家過年。第二年，相於廷中了進士，殿試二甲，授了工部主事，狄希陳指此為名，爽利在京過活，守著娘舅姪母，好不熱鬧。眾人做成一股，單哄那個臭蟲，瞞得素姐在家一些也沒有風信。

當時狄員外未死，狄希陳在家，薛夫人在日，相大娘子未來任所，這幾個雖也無奈他何，素姐也還嫌他礙眼，引誘他的人，如侯張兩個道婆之類，自是也不便長上他門。如今這一班礙眼的冤家躲避的清清淨淨，他便再有甚麼顧，任意所為，就如風狂的相似！不止於養活侯張兩個道婆在家，引類呼朋，加周龍臯老婆，白姑子之類，陣進陣出。狄員外在日所積的糧食棉花，不止供人蠶食，還拚命的佈施與人，也就十去五六。向日禁止婦女上廟的守道，與那奉行出告示的太守都已升去，所以除了在家鬼混，就在庵觀寺院裡邊打成了戰場。

正月初一日，薛如卞兄弟三人來與素姐拜節，要到狄員外夫婦喜神面前一拜。這素姐那裡供甚麼喜神，兩個神主丟在桌下，神主籠子都拿來盛了東西，當器皿使用，把前邊的客位借與一個遠來的尼姑居住，將一座新蓋的卷棚收拾接待同類之人。因牆尚未泥盡，將狄希陳進學納監的賀軸都翻轉來，遮了那土牆。狄員外的喜神，也是翻轉遮壁之數。起先相大娘子不曾往上去的時節，老狄婆子神像還高閣在板上，自從相大娘子行後，連狄婆子的喜神都取來做了糊牆之紙。

二月十六日是素姐的生日，這伙狐群狗黨的都要來與素姐上壽。老侯薦了一棚傀儡偶戲，老張薦了一個弄獼猴的巧者以為伺候奉客之用。素姐嫌那傀儡與獼猴的衣帽俱不鮮明，俱要與他制辦。將狄員外與老狄婆子的衣服盡行拆毀，都與那些木偶做了衣裳；把狄希陳的衣服都裁剪小了，都照樣與那獼猴做的道袍夾襖；把狄希陳原戴的方巾都改為獼猴的巾幘，對了眾人取笑，說是偶人通是狄員外狄婆子，獼猴通是狄希陳。一連演唱了數日，各與了那戲子巧者幾兩銀錢，將傀儡中留了一個白鬚老者，一個半白頭髮的婆婆，當做了狄員外的夫婦，留下了那個活猴，當做狄希陳，俱著他穿了本人的衣帽，鎮日數落著擊打。

那兩個偶人雖是面目肌發宛然人形，虧不盡是木頭凋的，憑你打罵不能動彈；那個獼猴是個山中的野獸，豈是依你打的？素姐忘記了是猴，只道當真成了自己的老公，朝鞭暮撲，打得個猴精挨天摸地的著極。這猴精日逐將那鎖項的鐵鏈磨來磨去，漸次將斷。一日又提了狄希陳的名字一邊咒罵，一邊毒打。那猴精把鐵鏈盡力掙斷，一跳跳在素姐肩頭，啃鼻子，搥眼睛，把面孔搥得粉碎。幸得旁人再三力救，僅搥瞎了一隻眼，咬落了個鼻子，不致傷命。猴精戴了半段鐵鎖，一躍上了房，廚房有飯，下來偷飯吃，人來又跳在屋上去了，揭了那房上的瓦片，照了素姐住房門窗鎮日飛擊。

龍氏因素姐受傷，自己特來看望。想是那猴精錯看了，當是素姐，從房上跳在龍氏肩上，搥臉彩發，又鑽在腿底下，把褲子都扯的粉碎。唬的龍氏只要求死，不望求生。又虧有人救了。畢竟還尋了那原舊弄猴的花子來，方才收捕了他去。

素姐受了重傷，將養了三個多月，方才起牀，弄得凹了一隻眼，沒了準頭，露了一對鼻孔，自己照鏡嫌醜，貼上了一塊白絹，面上許多疤痕，往日那副標緻模樣，弄得一些也都沒了，自己再也無，原是打的猴精著極，所以如此，倒恰象似當真吃了狄希陳的大虧一般，千惱萬恨，不咒罵那猴精，只咒罵狄希陳，發恨要報仇泄恨。尋了一個過路的男瞎子，砍了一個桃木人，做成了狄希陳的模樣，寫了狄希陳壬申正月二十日亥時八字；又尋了狄希陳的頭髮七根，著裡的衣服改做小衣，與桃人穿了，用新針七枚釘了前心，又用七枚釘了後心，又用十四枚分釘了左右眼睛，兩個新釘了兩耳，四個新釘了左右手腳；用黃紙硃砂書了符咒，做了一個小棺材，將桃人盛在裡面，埋在狄希陳常時睡覺的牀下，起了一坐小墳。叫素姐逢七自到那桃人埋的所在痛哭，自然一七便覺頭昏腦悶，二七沒識少魂，三七寒熱往來，四七增寒發熱，五七倒枕椎牀，六七發昏致命，七七就要「則天必命之」！素姐依法施為，先謝了他一兩紋銀，許過果有效驗，再替他做海青一件。素姐欽此欽遵，敬心持法，逢七哭臨，專等狄希陳死信。過了盡七，方才歇住。兩月之後，相旺從京中回來，以為狄希陳必定已死。誰知相旺取出狄希陳家書來，說：「狄大叔這一向甚是精神，陪著俺爺游西山碧雲寺、金魚池、高梁橋、天壇、韋公寺，鎮日不在家中，吃得白胖的，甚是齊整。」

素姐不聽便罷，聽了，氣得脹滿胸膛，發恨要合那使魔鎮的瞎子算帳，說他持法不靈，要倒回那一兩銀子，日逐在街門等候，或是有敲路莊板的經過，即便自己跑出街上以辨是否。等了幾日，可的那個瞎子自東至西，戳了明杖，大踏步走來。素姐把他叫住，哄他進了大門。那瞎子最是伶俐，料得是素姐與他打倒，站住了不肯進。素姐說他魔鎮不效，瞎長瞎短的罵他，又要剝他的衣裳，准那一兩銀子。那瞎子故意問說：「你是誰呀？你叫我做甚麼魔鎮呢？」素姐說：「你妝甚麼瞎忘八腔兒！你兩月前頭，你沒替我砍桃木人，釘了針，妝在小棺材裡邊埋在牀底下，叫我逢七上墳哭一場，到了盡七就死無疑；哄了我一兩銀子，還許你領海青！他不惟不死，連些頭疼腦也沒有，越發吃得象肥賊似的！你這瞎砍頭的！你挽起眉毛認我認！我是薛家丫頭，狄家媳婦，我的錢不中騙！你有銀還我的銀，你沒銀子，你說不的脫下衣裳當著！」

瞎子道：「你待剝我的衣裳呀，你也挽起毛來擊開眼認我認！我是史先兒，名字是史尚行！我且問你，你叫魔鎮誰來，你說我的法兒不效？」素姐道：「我合漢子不合，叫你鎮魔漢子，叫你魔鎮誰哩！」史尚行道：「一個丈夫也是魔鎮叫他死的麼？你這不是謀殺親夫？該問凌遲的罪名哩！你倒尋著我哩！地方呀！總甲呀！這鎮上沒有鄉約麼？薛家丫頭，狄家媳婦，許我一兩銀子，一領海青，央我行魔鎮，鎮魔殺他的丈夫，我不肯行這事，哄我進門來要打我，剝我的衣裳哩！地方總甲，左鄰右舍聽著！我史瞎子窮麼窮，不合混帳老婆們乾這謀殺親夫的勾當！皇天呀！」

這史先兒直著嗓子在門裡頭跳著嚷叫。但是來往的都站著瞧，圍了許多人。素姐到此也便軟了半截，恨不的掩他的嘴閉，說道：「■瞎子，不問你倒銀子，你去罷，著甚麼極哩！」史先道：「我去罷！你叫我乾了這事，你問凌遲，我就該問斬罪哩！我不出首，這罪怎麼免的？」素姐說：「我沒叫你壓鎮漢子。你問我討錢，沒給你，你就撒潑放刁。我不怕你！」史先說：「你沒叫我壓鎮漢子呀？王申年正月二十日亥時，是那個私窠子的漢子？是那個坐崖頭養萬人的漢子？地方總甲，你不來麼？我往縣裡遞上首狀，只怕你這鎮上的地方總甲鄉約保長都去不伶俐！」

這史先只是撒潑，素姐又打發他不去，只得央了張茂實的丈母老林婆子來解勸史先，那史先依舊無所不說。林婆子又再三央浼，史先說：「我今日掙的三百多錢，也把我搶去了，還有丈三尺布的一根纏帶，一領新穰青布衫，都剝了拿到家去，我怎麼去呀？」素姐說：「別要聽他！他甚麼三百錢合纏帶布衫呀！」史先眯著兩個瞎眼，伸著兩隻手，往前撲素姐道：「沒有罷呀怎麼！我只合你到官兒跟前講去！」看的人圍的越發多了。林婆子在旁攏掇著，賠了史先一吊黃錢，再三勸著，方才離門而去。

這素姐明是造了彌天之惡，天地鬼神不容，遭這獼猴、瞽者相繼果報。不知後來也略知儆省不曾，且看後來何如，再等下回接說。